

主编 王 熹 高寿仙 著

中国古代智道丛书



星象·风水·运道

中国古代天地智道透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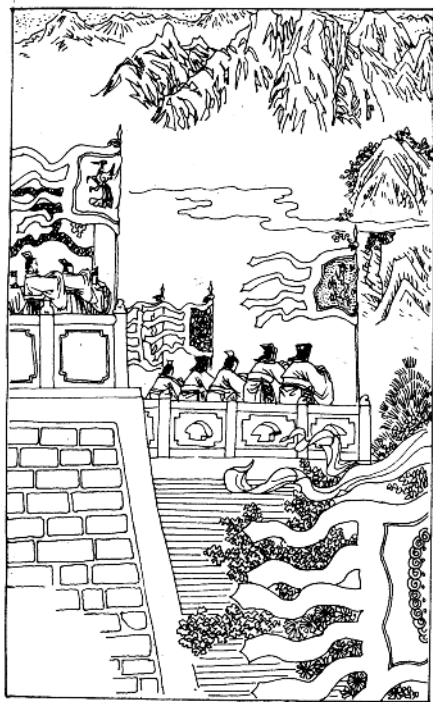
● 广西教育出版社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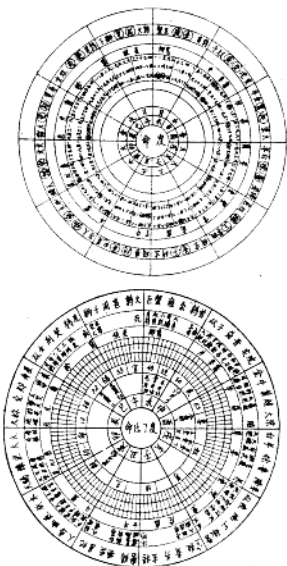
图一 周文王筑灵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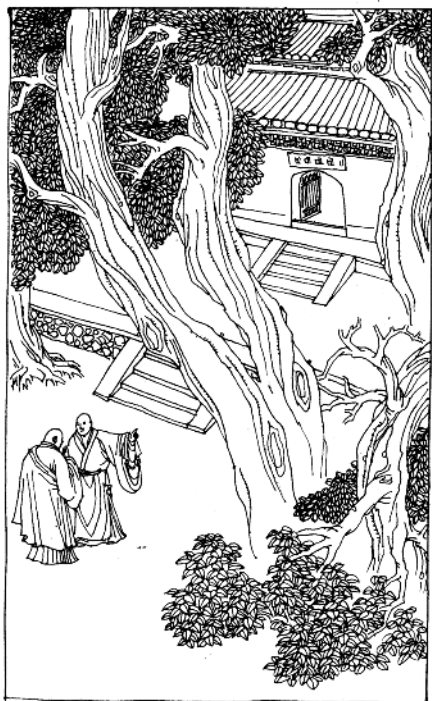
图二 “天子无质，高远无煇”——官俊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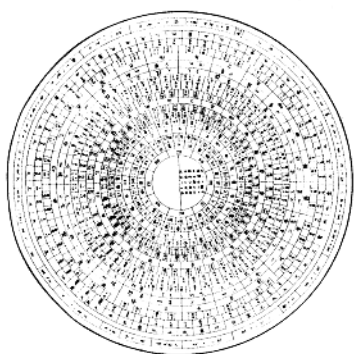
图三 汉武帝泰山封禅



图四 星盘是算命家的工具



图五 僧人选寺址，多为山清水秀之地



图六 罗森：发明于晚唐初期

总 序

赫赫始祖，吾华肇造。
胥衍祀绵，岳域河浩。
聪明睿智，光被遐荒。
建此伟业，雄立东方。

这是半个多世纪前，毛泽东《祭黄帝陵》的开篇诗句。

放眼全球，我泱泱中华，江山多娇；检点历史，我华夏文明，源远流长。从《周易》到《诗经》，自《天问》而《警世钟》，五六千年，流淌不息。其中，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浩然博大，有“人间处处有青山，何必马革裹尸还”的坦荡豪壮，有“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忠贞刚烈，有“青山有幸埋忠骨，白铁无辜铸佞臣”的忠奸判定，有“死去原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的家国慨叹，有“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的振聋发聩。正是这些前仆后继的奋斗、探索、奉献，才铸成了中华民族的脊梁，筑成了中华文明的长城。

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勤于思索的民族，又是一个敢于创新的民族。

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历尽磨难、自强不息的民族。

历史是一个辉煌的存在，是一个壮丽的过程。智慧，需要智慧去发现，去总结，去升华。历史的灵感，需要悟性去再现，去激活，去发展。

历史学，是一门智慧之学，悟性之学，启迪之学。当今学子的天职，是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去伪存真，从历史的积淀中汲取智慧之源，熔铸一个崭新的智慧王国，再造辉煌，走向未来。

然而，追溯潮流，我们也应看到，中国传统文化的结构，既有丰富的科学智慧，也杂陈着诸多的封建糟粕。有时还会出现这样的历史画面：科学充当了神学的伴侣，沦为了霸权的奴仆；神学使科学蒙上了愚昧的污垢，霸权凌辱了科学的神圣。

历史表明，只有具备智慧之道的文化，才最富旺盛的生命活力，才最具强劲的创造优势，才能气度恢弘地拥抱未来。

现在，我们从中华文明之树上采摘了一批智慧之果，呈献给海内外读者诸君。

第一批共 11 部，构成中国古代智道丛书系列：君臣、治国、人际、军事、天地、用人、权奸、饮食、服饰、节令、官省等智道透析。它们自成一体，各有侧重；互相映衬，珠联璧合。

本丛书所阐释、总结、提炼、升华的古代智道，是迄今仍具活力的灿烂奇葩。它香溢神州，芳播四海。它是古今炎黄子孙的伟大创造，是世界文化宝库的璀璨明珠。它为全人类所仰慕，理应为全人类所利用。

现实生动地启示我们：正是民族精神的不朽，才铸就了智慧的升华。而当今炎黄子孙的创造奉献，更催绽了历史的新纪元。

王 薰

1994 年夏于北京

【目 录】

总 序	1
绪 论	1
<hr/>	
1· 天地之运与自然之道	3
<hr/>	
1·1 虚幻与现实:中国古代的天地观	4
1·2 域中有四大:道大 天大 地大 人亦大	17
1·3 应天地:领悟宇宙运道	30
<hr/>	
2· 宇宙之象与天人之观	33
<hr/>	
2·1 宇宙之象:天地的结构	35
2·2 创世之说:天地的生成	42

2·3 天人之观：天与人的关系	52
3· 问天之术与应天之智	76
3·1 敬天的宗教	77
3·2 星象：对上天启示的索解与顺应	105
4· 地灵之祭与风水之探	177
4·1 对神灵大地的礼敬和崇拜	179
4·2 风水：对大地灵气的探寻与应用	194
结 语	260

绪 论

中国传统文化中所蕴含的人与自然和谐的天地境界、对天地起源及其结构的认识、对天神和地祇的崇拜,以及由此派生出的星象学和风水术,既是中国古代人们的天地宇宙观的生动体现,又是古代天地智慧之道树上结出的果子。

善于、苦于、敢于、巧于对天地之道进行上下求索的古代中国人早在几千年前便将自己的视线射向苍茫浩渺的天空,投注于脚下这块厚实的土地,从而发出了“天圆地方”的感叹,更对天地之间、天人之间、地人之间的关系,不断探其源,剖其流,力求将感性认识升华到理性的高度。于是便有了“天人相通”、“天人感应”,天地人为一体,以及自然的、宗教的、伦理的天地观的学说的产生,有了哲人的说教,有了王者的天帝之子的合法身份,有了民人对天地之神的崇奉,更有了绵延几千年的开天辟地的大争论。根植于古代社会农业文明与现实需求沃土之中的天地智道的大树,则历经岁月的沧桑,不断焕发出勃勃生机和青春秀色,并结出酸甜苦辣红绿兼有的智果、盲果与愚果。

在现代科技高度发达的今天,天、地、人三者之间的科学奥

秘，正在不断揭开。然而，人类及其生存的地球，对于无限的宇宙而言，既是有限的，又是渺小微末的；但人类的思维能力，智慧之道的辐射能力，以及人类所蕴含的巨大的文化创造能力，却又是无限的。在天的起始，地的本源，人类与生命的起源，以及三者的复杂关系这个古老而又年轻的课题面前，人类既清醒又迷茫，既理智又感性，既现实又喜于追远怀古。这种“天地之心”的自重意识与“沧海一粟”的自卑意识二者兼具的人类本性，大概也秉源于天地吧，不然，为何称之为人之“天性”呢？！其实，对天地人之间的某些奇思妙想，古代也产生过，诸多发问至今仍对我们有启示意义，仍需我们不舍昼夜去进行探究，将死的困惑变为活的答案，否则，又怎么能说是古今相通呢？！



1 天地之运与自然之道

传统与现实之间，相互既矛盾，但更浑然相通。“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① 孔子的确是一位杰出的思想家，他从流水潺潺的平常景象中，体味出时事运转、无穷无尽的天地意识。天地之化，生生不已，日往则月来，寒往则暑易，往者过，来者续，无一息之停留，正如河水之流淌。传统也恰似一条河，它发源于远古，潺湲而下，汇纳百川，以成巨流，一直流向今天和明天。因此，所谓现代，本不外乎传统之河；传统也毕竟不是博物馆里的死古董，除了供人研究、观赏外，毫无现实价值可言。

中国古代的天地智道，内容宏丰，自成体系。所谓“智道”，

^① 《论语·子罕》。

并不仅仅是现代意义上的“智慧”(Wisdom),而是指体现民族性格的心理结构,也就是一种文化精神传统。因此,它实质上是源于中国本土文明所衍生的、独具中国特色的一种文化,一种艺术,一种科学,一种智慧的结晶。不管愿意与否,这种文化精神传统仍在直接地或间接地影响着今天的人们,有时其影响力还相当强大。

在中国的文化精神传统中,天地观占有重要位置,当然其落脚点是在人,天道是为人道张本,天文是为人文垂范。《易·系辞传》云:“天地变化,圣人象之。”刘勰《文心雕龙·原道》云:“观天文以极变,观人文以成化,然后能经纬区宇,弥纶彝宪,发挥事业,彪炳辞义。”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天地之道的终极意义,也可看到天地之道的现实功用。

1·1 虚幻与现实:中国古代的天地观

在古代世界中,一个民族的天地观与其宗教信仰的形态是密切关联的。我们认为,中国宗教可以界定为“哲人——巫教型宗教”,这也就是说,中国宗教是处于冷静的哲理思考和荒唐的巫教信仰之间的形态,它内含着一种强大的张力:一方面是反对过分的迷狂和淫祀,试图把宗教信仰尽力纳入礼制的和理性的范围,另一方面则体现了原始宗教所具有的狂热性,对神的祭祀和崇拜毫无节制。从自力宗教与他力宗教的角度看,中国宗教的内在张力表现为,一方面是对内在超越的高度强调和自觉追求,

另一方面是对神灵和偶像的绝对依赖。^①

与这种宗教信仰的特点相适应,中国传统的天地观也呈现出斑驳陆离的色彩,是多层次、多角度的。有些人否认天地具有神性,而另一些人则坚信天的神性。承认天的神性的人们的态度也有很强的张力,一方面把众多的天体气象和地理事物加以神化,相信它们的绝对威力,对之祈求膜拜,希望众神赐福消灾,扶危济困;另一方面,则又相信神的意志以人的意志为依归,希望通过自己的道德修养和行为品行影响神灵的态度和行动。当然,大多数人采取的是一种折衷与中和的态度。

1. 斑驳陆离的天地观念。

大体说来,中国古代的天地观可以区分为三类,即自然的天地观、宗教的天地观和伦理的天地观。

所谓自然的天地观,就是将天地视为无生命、无感情的客观物体,认为日月星辰的运行,阴晴雨雪的交替,江河的流淌,山岳的耸峙,都有着自然的规律,与人类的道德品行没有任何关联。在中国思想史上,对这种观念进行较为系统阐述的最早的一位思想家是荀子,他提出“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②认为天就是列星、日月、四时、阴阳、风雨、万物等自然变化的现象,或者说天就是整个自然界,是一个有秩序、万物并陈而不杂乱的宇宙整体。“天有常道矣,地有常数矣”,^③自然界有着自己的运行规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天不为之恶寒也,辍冬,地不为

① 参见拙著:《中国宗教礼俗——传统中国人的信仰系统及其实态》,天津人民出版社,1992年,引言。

② 《荀子·天论》。

③ 同上。

人之恶辽远也，辍广”。^① 荀子认为，天与人事没有任何瓜葛纠结，也无法相互感应，自然界有时会出现一些怪异现象，有的较常见，如日蚀、月蚀等，也有的不常见，如星坠、木鸣等，这些都是自然界自身运动变化的结果，与人事活动没有关联，值不得害怕忧虑。当然，也应看到，荀子的天地自然观是不彻底的，他还说过“天生蒸民，有所以取之”，^② “皇天隆物，以示下民，或厚或薄，帝不均齐”，^③ 似乎仍然相信上天是有意志的，是人间世的主宰者。

荀子对天地的自然性的认识，被东汉时期的王充发扬光大。当时描述宇宙结构的盖天说、浑天说、宣夜说争鸣不已，盖天说、浑天说尽管描述的结构不同，但都认为天是固体的，宣夜说则认为天是气体的。王充从天文学的发展中吸取养料，充实自己关于天道自然的观点。王充认为，“寒暑有节，不为人变改也”，^④ “日朝出而暮入，非求之也，天道自然”，^⑤ 日月运行，寒暑更替，都是自然而然的客观规律，不会因人的意志而改变。人事的吉凶祸福与政治上的衰乱也和天无关，比如日月食，是完全可以推算出来的，“在天之变，日月薄蚀，四十二月日一食，五至六月月亦一食。食有常数，不在政治。百变千灾，皆同一状，未必人君政教所致”。^⑥ 王充由日、月食推及一切灾异，认为各种灾异都有各自特定的原因，与政治无关。“人不能以行感天，天亦不随而行应人”，^⑦ 王充对当时盛行的天人感应、谶纬迷信思想进行了严厉的批评。王充在继承荀子思想的同时，也作出了重大发展。荀子

① 《荀子·天论》。

② 《荀子·荣辱》。

③ 《荀子·赋》。

④ 《论衡·变动篇》。

⑤ 《论衡·命禄篇》。

⑥ 《论衡·治期篇》。

⑦ 《论衡·明雩篇》。